

中山大學教育館研究叢刊

中國絲絹西
傳史 姚寶猷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姚寶猷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
研究叢刊

中國絲絹西傳史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二版

版 權 所 有
必 須 註 明

中山文化教育館
研究叢刊

中國絲絹西傳史 一冊

(• 25.00 港幣)

繪圖材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叁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姚 寶 猷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售價 11.00

目次

第一章	古代絲之產地及其用途	一
第二章	古代東西交通之路線及絲絹之西傳	六
第三章	紀元前後歐人對於絲國及絲之觀感	二四
第四章	賽里斯、賽里克、賽里西諸字的語源及其蛻變	三七
第五章	桑蠶繅子之西傳及西方絲業之發展	五〇
第六章	古代販運絲絹之民族	六九
第七章	餘論	八〇

伏羲作蠶桑爲繅帛；（註三）或謂神農教民桑麻，以爲布帛；（註四）或謂黃帝元妃西陵氏始教民蠶桑，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敝絮之患。（註五）諸說紛紛，未盡可據；惟此業起源極古，則可斷言。民國十五年李濟博士在山西夏縣西陰鄉掘得新石器時代之蠶繭半個及石器骨器陶器類多。石器中有石紡輪，陶器中有陶紡輪。此半個蠶繭曾經顯微鏡檢驗，確非別物。吾人姑不論此繭爲野蠶之繭，抑爲育蠶之繭；且與石陶二紡輪究有無聯帶關係；然已可證吾國在先史時代，已有絲蠶之端倪矣。降及殷商，育蠶種桑以至治絲織絹，殆已成專業。此則證之最近殷墟所獲甲骨文，不僅有絲桑等字，且有蠶字而可知也。（又董作賓謂甲骨文「蠶」字從桑，與蠶桑有關。則吾國制曆定時，蓋亦淵源於蠶桑矣。）

吾國自昔以農立國，農桑之業，爲衣食之源，故歷代帝后莫不躬耕親蠶，屈身以化其下。蠶之史乘，歷歷可考。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餼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西郊，以供餼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敬，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新之朝，君皮弁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蠶浴于川，桑子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周禮天官家宰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植絲于外內功，皆以物授之。凡

錦今之綴。唐以前稱綴爲綬，唐以後則稱綴爲段。如唐六典：「羅錦綾段」。唐書地理志：「彭州貢段羅交梭」。宋史輿服志：「禁錦背繡背遍地密花朵段」。至明史食貨志，始作綴。段綴二字，蓋卽古代綬字之變音也。二曰用作書寫材料。在蔡倫未發明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造紙之前（A. D. 105），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史記封禪書：「乃爲帛書以飯牛」。淮南子本經訓：「著於竹帛，鏤於金石」。漢書東方朔傳：「書於竹帛」。蘇建傳：「今足下（指蘇武）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於卿！……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絲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後漢書鄧禹傳：「但願公（指光武帝）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又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此皆古代絲綢用作紙料之證。三曰用以編訂書契。古代編訂書契之物，大抵有二：一曰韋，史記孔子世家所謂讀易，韋編三絕者是也。二曰絲，晉荀勗序穆天子傳云：「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A. D. 281）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節引）又南齊書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傳：時（A. D. 465-471）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底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又見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傳）是古昔以絲編訂書契之事，蓋不鮮也。（此外青絲又用以製作樂器，古樂字，書如琴，琴瑟玉兩繫從絲，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日以篋調絃之器。）

〔註一〕南漢書卷二，爲賈傳。

〔註二〕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建初二年（A. D. 77）四月，癸巳朔，齊桓公卒，執方望、公、公、公。」後漢太子註。

〔前書（前漢書）〕內有三服官，故謂爲相繼之。

〔註三〕南漢書，卷二，後紀卷一，禪通紀，太史紀上。

〔註四〕南漢書，卷一，禪通紀，太史紀上。

〔註五〕南漢書，卷二，後紀卷一之上。按此史及通鑑外紀所紀古代事蹟，多非事實，此處所引，即以爲證。

與漢書所載之狀，非由其所據也。

第二章 古代東西交通之路線及絲絹之西傳

吾人論述初期東西之交通，勢必觸及漢族之起源。漢族究土著抑來自西方？其解答尙有待於考古學人類學以及地質學之進步，今不具論。惟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即距今三千年或三千年以前，吾先民已繁殖於黃河流域，且具有獨自創造之文化，則歐之最近華北各地新石器時代遺物之發現而可知。在此時期，東西兩方之文化，已有某種程度之交流。（計一）換質之，歐亞兩大陸之間，自石器時代即已有某種程度之交通，特非如後世之顯著與頻繁而已。迨紀元前六世紀以後，東西交通之障礙，日益咸。蓋在西方，始則波斯阿克姆尼雅王朝（Achaemenia）勃興，達留斯王（Darius）東征西討，建立地跨亞非三洲之波斯帝國，伊蘭文化，東傳而達希臘。馬其頓（Macedonia）王亞歷山大（Alexander，B. C. 356-323）大舉東征，滅波斯而建立希臘民族之帝國，希臘文化，東達中亞；而吾國則秦起西睡，滅六國而統中夏，勢力亦及於今日甘肅之西。東西兩大帝國，中隔流沙，遙遙相對。遂以住在東土耳其斯坦（今新疆）之印度日耳曼系諸民族為媒介，彼此發生經濟上之交通。自漢武帝遣張騫開通西域，李廣利遠征大宛之後，陸路交通，益見進展。同時，海上交通，亦隨而發達焉。（註二）

先秦漢時代東西陸上交通之路線，大抵可分為三段：

第一段，由長安出西域。此段有南北二道：南道由陽關經鹽澤（羅布泊）之南，至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經且末、精絕、于闐、皮山、西夜、子合，而至莎車。北道由陽關越流沙，至車師前王庭（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經焉耆、渠犂、烏壘、龜茲、溫宿而至疏勒。

第二段，由西域出中亞。第一段南北二道，越葱嶺而西，各有大道二。南道方面：（一）爲自于闐西行至皮山，折而西南至烏秣，經縣度而及罽賓（Kashmir）。（二）爲自于闐西行經莎車，經蒲犂、依彌、無雷，而至大月氏。北道方面：（一）爲自溫宿、姑墨、越天山，出葱嶺而西，經休密之北，而至拓支、康居（即今SamarKand），此道爲漢元帝建昭三年（B.C. 87）陳湯征康居支城時進軍之路。（二）爲自疏勒越鐵列克（Taldik）山道，西至大宛、康居、安息。漢元帝元光六年（B.C. 131），張騫使月氏時，即取此道。又太初三年（A.D. 102），李廣利之行大宛，殆亦由此路進軍。（註三）

第三段，由中亞至大宛。此段亦有南北二大道：南道自大夏（Bactria，即今Balkh）至安（Parthia，以其一家名 Ashka，故稱安息）之不鹿（Mihia，或 Mouru，即今 Merv，被木鹿城之名，亦見新唐書卷二二一，大食傳；元史作馬魯或馬里凡），經和柁（Hotu，即安，舊都 Baktranyas，或 Haktranyphas 之漢譯，在今波斯北部，裏海東南隅 Damghan 附近），阿蘭國 Anan，即 Kabulana 之漢譯，在今 Hamadan 地方），而至斯賓國 Sepencia Gesphon，Seleucia 在 Tigris 河西岸，Tasiphon 在河之東岸，兩城相對，Tasiphon 爲

安應國都，在今 Bechdad 之南。從此更分南北二道入大秦：南道、從斯賓南行波 Tigris 河，又西南行經于羅國 (Hira)，舊巴比倫，在 Euphrates 河西岸，出波斯灣，至亞丁，而入羅馬 屬領之埃及 與敘利亞 諸地。北道，從斯賓西北行，沿亞歷山大公路 (Routes of Alexander)，經 Zeugma (在今英屬敘利亞 Mekeune 附近)。是時，安息 與羅馬 以 Mesopotamia 爲界，Euphrates 河東爲安息，河西爲羅馬。Zeugma 在河之西岸，爲羅馬帝國 東疆要地，古羅馬 軍團分駐於此。由中亞 來的商隊，及從巴比倫 運輸波斯灣 貨物之商隊，皆會於此地)，西南至安谷城 (Anioch)，魏書 大秦傳作安都城。伯希和 謂即魏略 西戎傳 之賢督。其地即今法屬敘利亞 西北之 Antakia，往昔爲敘利亞 之都城，亦最大之商港)，由此地之 Apamea 港口航行至羅馬 本國。(註四)北道、在我國典籍上無可考，惟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os)，希臘人 既知由傍道斯海曲 (Pontus Euxinus) 即今黑海 東北隅，頓河 (Don River) 河口附近，東北行，越烏拉山 (Ural)，過鄂畢河 (Ob R.) 支流 Irish 河流域，而至天山 阿爾泰山 兩山脈之間的「東方商路」。不過，此道在紀元 前後 (西漢末)，殆已荒廢，東西商賈，羣趨南道來往耳。(註五)

海上交通之路線，據漢書地理志 粵地條云：「自日南障塞 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臨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

國，日人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B.C. 140—E.C. 87)以來，皆獻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驛使自此還矣。一文中所舉諸國，爲當年中外商賈使臣所歷之地，亦即當時海外交通之路線，惟諸國果爲今日何地？日儒藤田鳴八(1869—1900)，法儒費郎(Gabriel Ferrand，拉可伯里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德儒亞可比(Hermann Jacobi，1856—)，美儒洛佛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洛克查爾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及張星煊氏對此曾加考證，而持論未能一致。都元國，藤田謂即通典卷八八之都昆或都軍國，在今蘇門答臘。呂盧沒國，謂即新唐書南蠻傳盤瓠東南之拘婁，在今緬甸沿岸(藤田)；或以此爲利斯麻士(Cosmas)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Topographia Christiana Universal)中之Salopatra，乃麻里拔沿岸之埠之(張星煊)。羅難國，或以爲即唐賈耽入四夷道里之羅國悉利城，在今緬甸(藤田)；或當今印度西南海岸之Goalyal港(張星煊)。夫甘都盧國，即今緬甸之蒲甘城(Pagan, or Pagan)，在今Irrawaddy河左岸(藤田、費郎)。黃支國，或謂在非洲東北之阿比西尼亞國(Abyssinia)(亞可比)；或謂在馬來半島(洛佛爾)；或謂即大唐西域記卷十之婆羅毗荼國(Dravida，都成薩志補羅 Kanhipara)，宋高僧傳及貞元新訂釋教目錄之建支，亦即今印度南部之 Conjeveram 地方(藤田、費郎、張星煊)。皮宗，或以爲馬來

半島沿岸之 Pisang 島（藤田、洛克希爾、費爾）；或以當印度斯河（Indus R.）（張星烺）。已程國，或謂即今印度南部之 Kur 地方（藤田）；或以此爲希臘語 Ethiopia 之譯音，即今之非洲是（張星烺）。諸說雖未盡相符，然皮宗之爲今 Pisang，黃支卽建志，則已成定論矣。（註八）

西漢以還，南海方面與吾國交通之國家，重要者計有集調、樺（後漢書卷一一六南傳卷六順帝紀），狼牙脩（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傳，狼牙脩條），獅子（法顯佛國記），耶婆提（卽開婆，佛國記，宋書卷五本紀），及天竺（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天竺傳）諸國。各國方位，諸家時說，亦不盡同。大抵集調爲古爪哇語 Yavadvipa 之譯音，其地在今爪哇；樺國在今緬甸，狼牙脩爲 Nagarakretagama 之 Lengkasa 之對音，在今馬來半島，Funpin（卽 Funan）之南，卽今 Palani 之古名，耶婆提爲古之 Java Dvipa 之音譯，與集調同國一地，卽今爪哇；獅子國爲錫蘭古名 Sinhala Dvipa 之義譯，天竺卽今印度，殆無疑義也。（註九）

以上所述，爲漢籍中所載六世紀以前，由中國至印度之路線。至由印度到歐洲之海路路線，在漢籍中極可考證。吾人今日藉以考知當年印歐間之海路者，惟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所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埃及地理學家托勒密（Cosmas of Alexandria）所撰文庫（Geography）與托勒密（Tolomeus）爲印度航路家之言。氏青年時代，曾遠

遊印度作商人，後歸 Alexandria，入寺爲僧。）所著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書成於 A. D. 530—550 年頃），及埃及之希臘人某（姓名失傳）所著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書成於 A. D. 80—89 年間，著者曾周航紅海、波斯灣、及印度半島東西兩岸）三數著作而已。普林尼博物志紀羅馬皇帝 Claudis（在位 A. D. 41—54）時，羅馬人 Annianus Placannus 嘗由紅海航行，繞阿拉伯半島，經 Carmania 抵 Hippuri 港。Carmania 在今何地，未可考。Hippuri，據 Tennent 氏謂即今錫蘭西北之 Kudra-mali 地方，與 Menaar 之珍珠海岸相近。（註八）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紀彼自己曾航行羅馬灣（即地中海）、阿拉伯灣（即紅海）、及波斯灣；並謂航行印度洋者，須經 Barbary（在今非洲東北角英屬 Somaliland），始至 Zinj（即 Zanzibar, or Tanganyika，在今英屬東非洲 Tanganyika 之東）。由 Zinj 航至 Taprobane（今錫蘭島），更由此而至 Tziniza。Beazley 氏謂 Tziniza 地方，乃指交趾支那而言，然張星烺則謂即今新加坡。（註九）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紀印歐海上交通要港，謂紅海方面有 Muza（即今 Moccha），紅海入口處有 Ocella，亞丁之東有卡那 Oena（今之 High Ghornab），更東有摩斯卡（Moseha，今之 Khor Reiri）。在印度斯河（Indus）口西岸巴利況（Barbarikon），巴利況東南有巴利格柴（Barygaza，在今 Narbada 河口），印度人與歐洲人通商，皆循此等港口航行云。（註一〇）諸書所紀，雖極爲不詳，要可考見當年印歐海上交通路線之梗概焉。

上述古代東西海陸交通之路線既竟，茲進而論述絲綢之西傳。吾國絲綢西傳，其必經由南遠海陸兩方路線而去，自無疑義。然則，絲綢西傳，果先由陸路乎？抑先由海路乎？又其西傳，果始於何時乎？

關於前者，吾人雖無直接之記載，可資論證；然觀於歐人對於吾國之稱呼，先有由陸路方西傳去之賽里斯（Seres），後有由海路方面傳去之新那（Nina）。賽里斯一名之產生，源於絲之優美；而新那一名之產生，則由於秦之強大（詳見下節），可知絲綢西傳，固先遵陸而後循海也。至於陸上西傳之路線，雖有南北兩道，惟漢代絲綢實以循南道西嚨爲主要。易詞言之，即由今新疆南路，西踰葱嶺，經費干那（Farghand），以至西波斯，更由此西經地中海東岸 Antakia（Antioch）地方而入歐洲是也。

關於後者，吾人雖亦苦無可靠之根據，可作一肯定之解答；惟東西交通既起源極古，則絲綢西傳，當亦甚久遠。凡一民族與某一民族之交通往來，必源於經濟上之需要；換言之，即起於商品之交換。考古籍所紀，絲綢爲吾國特有之重要之產品，凡當與外國君主使節以及對外輸出，均以絲綢或其製成品（如綢緞）爲主要。（註一）而吾國古代君民所渴望而貴重視之者，則以西方所產之玉爲第一，蓋以玉爲祥瑞之寶，天地之精，可以比德於君子也。（註二）玉之產地，自昔以西域爲最著。淮南子地形訓言：「西方之英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爾雅所紀與此略同。《史記卷三十三大宛傳紀于真「多玉石」。《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載于闐國、都善國、

莎車國、于闐國，均產玉石。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言于闐河可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爲綠玉河，又西爲烏玉河。西藏語，于闐之下，爲玉之義，闐爲城之義，于闐之義爲玉城。又土耳其語稱烏東河及崑崙山脈爲 *Cashia* (*Caspia*)，蓋因其地產玉得名（土耳其語稱玉爲 *Kash*）。
（註一）是皆古代西域產玉之明證。陝西藍田雖亦產玉（見禹貢、漢書地理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諸書）；然其產量甚寡，不足以應需求。註一因故先秦兩漢時代，玉石多自西域輸來。此不僅可表證於新羅王返三、今陸、致崑山之玉之言，及甘肅燉煌西北境玉門關命名之由來（玉門關之名，初見於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因西域之玉由此輸入燉煌而得名。又玉門關原在敦煌之東，武帝泰始三年——B.C. 91——始徙於燉煌之西北）；且得證之於最近出土之寶物。九〇九年，英人斯坦因（A. Stein）於尼雅（Niya）河畔，掘得兩漢及六朝之木簡甚多，吾人從簡中所紀，可知當時僑居其地之漢人，頗有以良玉（玉）致贈親友之事，（註二）而王在當時向吾國內地輸出者，蓋甚多也。玉絲與玉髓爲東西南方之貴重之特產，且爲彼此所重視而欲得之，則利之所在，雖千山阻隔，泥沙險阻，亦將羣趨而赴之。東西經濟上之交通，其始起源於絲玉及琥珀等品之交通乎？是誠然。則吾國絲絹之西傳，至遲亦始於周代矣。
吾國絲絹既西傳，西域矣，吾人根據吾國西域與中亞（葱嶺以西各國）之情勢，知絲絹必經由傳去葱嶺以西諸國，再由中傳至西亞與歐。蓋自九世紀至紀元十三世紀，中國以西地方，皆留與于闐斯大皇帝，於此，由于闐皇帝命職臣於前大皇帝國於後，其勢力均東及於